

处 刑

——处理抵抗的俘虏

川田孝
(伍长)

在济南街道上，中国工人推的独轮车和犬车，直到半夜还咯吱咯吱让人难受地接连不断响着。在这个城市的一角，有四栋三层楼房，围着砖墙，两根粗大的门柱半夜也点着明晃的电灯，门前挂着一块漆黑的牌子，这就是日本的“济南宪兵分队”。在分队的收发窗口，不要说日军各个机关来的情报，就是从日本领事警察、中国警察那里来的情报，保安警务的报告，旅馆的留宿簿，每天也堆得像小山似的。

“街头走的时候倒毙

原因 饿死

住所、姓名 不明”

像这样的文件对宪兵队没有用处。宪兵队需要的是活着的多嘴多舌的人。只要是看到什么就喋喋不休地说什么的人，就需要。唠叨完了，没有用了，就杀掉。如果不能多言多语，不能起作用，那也就把他杀掉。宪兵如果搞不出成绩，闲着没事，还有上级来的命令——“调查某某的情报”，那就翻看留宿簿，挑选什么县什么市的地名，选择职

业、年龄相仿的人，“把这个抓来看看吧。”这样说着就搜捕来了。理由呢？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他是在中国领土上过日子的中国人。”

这是在1943年11月初一天晚饭后的事情。我担任拘留所的监视长，让富田一等兵进行监视，自己靠着桌子埋头阅读杂志。

啪！打人的声音。

“走！”一个中国人从一楼一步步地走下地下拘留所的石头台阶，紧握着竹剑的前畑军曹跟着。

“很快就来带他，你先监视着。”前畑说。

“是，拘留名簿怎么写？”我问。

“回头再说，按照说的写就行了。”前畑军曹留下尖锐的声调就慌慌张张地踏着石头台阶回去了。

在拘留所的狭小屋子里，拥挤，闷热，挤死臭虫、虱子的臭味，拷问后流出来的血和化脓的臭味，大小便的臭味等等，形成一股熏人的臭气。在冰冷刺骨的拘留所走廊里，那个中国人稍稍低下头来站着，大约二十六七岁，很显眼的宽肩膀，肌肉发达，一看就是健壮的身体，身高5尺4寸（160厘米多），穿旧的蓝色裤子上面的白色衬衫系着黑色宽带子，上衣纽扣已经被揪断，脖子上有几条黝黑的伤痕，痉挛地抽动着。那被太阳晒黑的赤裸的胸膛和脸，散发着一一直在田野里生长、在田野里劳动的土腥气味。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沉思着，环视了一下拘留所的情况。

“哈哈，这家伙脑门上长着一个废瘤子，有这么一个印记就干不了坏事啦。”我一边加以嘲笑，一边让富田一等兵担任监视，直到他的大腿内侧都搜查完毕，然后取走他系的带子。“坐下！”咚的一声，我捅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却用

斜眼瞪着我不动。

“支那人就要像个支那人，你不知道到宪兵队来了吗？……富田，拉过去！”说完，我又靠着桌子，抽出杂志。

“来帮帮忙呀，川田君。”青田翻译在拷问室里喊着。

“又不动弹了吗？……不就是灌了一两杯水吗？哼！要是坦白一句不就行了吗？偏要找麻烦……”

在乱放着梯子、绳子、竹剑、铁水桶、水壶的拷问室的水洼里，倒吊着一个中国人，我抓住他的一只水淋淋的细手腕，和青田一起，从水泥地的走廊吱溜吱溜地拉到拘留所。他的头松弛地向后耷拉着，白眼珠无力地朝着电灯泡，吐了水后的胃液，由白紫色的嘴唇顺着脸颊凹处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

“今天晚上也清醒不过来，川田君。”青田说。

“哼，把他放到那群家伙那里，支那人的伙伴们会好好照顾他的。”我把他拉到带栅栏的房门口喊道：“喂，给你们送礼物来了。”便把他扔到从黑暗的房子中伸出来的十几只手里。

在冰冷透骨的水泥地的角落里，额上有瘤子的中国人两手抱膝，把背弓着，下巴顶着膝盖，好像被什么迷住似的一动不动地侧耳倾听，注视着拘留所内发生的每件事情。

“怎么样？没有异常情况吗？”上半天值日的筱山曹长来到地下拘留所，但是他嫌麻烦，只从台阶上的房门口伸出短粗的脖子高喊着。

“是，在拘留室工作中，没有异常情况。”我答道。

“好，好好干！”曹长说。

“是，继续服务。”我接着回答。

我给有瘤子的中国人的手戴上手铐，又加上脚镣，就进入休息室打瞌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在拘留所里边就可以听到既不是歌声也不是喊声而是拼命嚎叫的声音。

“大清早就这么热闹呀，细木。”

整理拘留名簿和日志的细木上等兵，用红红的眼睛看着我说道：“一夜都是这样呀，不能睡觉。”说着就把打开的日志交给了我。日志上写着：“特别注意言行，必须逐一向前畑军曹报告，注意与其他拘留人的关系及动向，严禁交谈，必须适当处理……”

“啊，好，明白了。那么，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你好好听听，唱的是‘毛泽东’。”

“什么？毛泽东？”

“好像是八路的头子。”细木也好像没有把握似的说道。我到里边查点人员去了。歌声在拘留所激起回响。我从第三房的栅栏间把两只手拉到外面，在那腕子上勒进钢手铐，那相当宽厚的大手变成紫色。

“是这个混蛋吗？”只有那个有瘤子的脸从三寸木方子栅栏的正当中往外偷看。突然，歌声停止了，他的眼像针刺似的仇恨地盯着我。

“怎么？活该。”我把他拘留起来的第二天早晨，他恶狠狠地把头抬起来，连续使足力气拉着他的手铐，“唔，唔。”他忍受痛苦地呻吟着。“哈哈……痛快了吧？”我大笑着。

前一个早晨，我在缺口的饭碗里盛上一碗高粱米饭，加上一点盐，给他放在眼前说道：“你的饭。”

“不要。”他把脸转到一边。

“什么？要说‘谢谢，拜领了’。”我把高粱米饭送到他的鼻子底下。

“这是我们种的高粱……你们要用这些饭维持我的生命，

到杀死我为止，我不吃。”他冷静地看着我那要扔下饭碗的手。

“哼！”我不顾一切地跑到枪架。当我突然觉察到的时候，他已经一下子跳到四五层台阶上了。

“啊，逃跑啦！”我大吃一惊，大喊着从后面追了上去。在门口被宪兵挡住的时候，才好不容易追上了。我把他拉进拘留所，给他戴上手铐脚镣以后，用皮带凶狠地打他。每打一次，看到他“唔唔”咬牙挺着的神情，就感到很有意思，打得越发凶了。他身子往后仰着，叫喊着什么……这好像是暗号，在拘留所的中国人都大声唱了起来。

“住嘴，不住嘴吗？”我乱抡着竹剑，敲打着从栅栏里伸出来的手腕。一瞬间，声音停止了，好像大吃一惊，又叫了起来。我感到从各个房间，中国人的几十只眼睛都朝我死盯着，我发火了，胡乱敲打着各个房子的栅栏。歌声到夜里也没有停止。这种情况虽然已经向上司报告了好几次，但他们只是说“好好注意”，并没有说怎么处理。我想或许是使特务进入里边当密探，但是这样下去会出事。我坐立不安，心情非常焦躁。夜里12时前后，保安科的山下曹长气势汹汹、冒冒失失地闯进来问道：“怎么样？情况？”这时，由于我夸大其词地报告，山下便说道：“你把结实的麻绳拿来。”说完就到里边去了。

“好极了，真妙！”我很快跑过去，拿来一束麻绳。我和山下一起，把那人戴着手铐、捆着手腕吊在顶棚上——脚尖就要碰地板的程度，而且堵住了他的嘴。他身体夹着栅栏，两臂吊在走廊的顶棚上……痛苦的呻吟声音从堵着的嘴里传了出来。“这就放心了。”我拍着手上的土回到桌旁，想着明天出去寻欢作乐所要到达的地点，开始专心准备，收拾好鞋子，换好衣服。这样，就让他吊了六个小时，然后交

给接班的人。此后几天，经过几次水刑的拷问和殴打，那个男人的衣服被撕破了，血变成黑色牢牢地粘住，怪样突起的颧骨的皮肤也破了，肉塌陷下去。戴上手铐和脚镣，手和脚都牢固地紧勒在栅栏上。“怎么样？”我带着嘲笑假装探望时，他呸地从栅栏间把唾沫唾了过来。但是，他嘴里已经干到没有唾沫，非常干瘪了。尽管如此，在那一天，他仍然用高高低低不时中断的声音竭尽全力喊着，唱着。

晚上10点多钟了，带着手枪、军刀、马枪，披着宪兵斗篷的前畑军曹和田岛军曹走下石头台阶。“把那个家伙拉出来！”前畑用眼神示意。“啊，要干掉他。”我习惯地意识到了。当失去支持身体力量的男人被推搡着拐过墙角的时候，前畑和他正面相遇，他的眼睛燃起憎恨的烈火，像刺人似的瞪着前畑。“哼，”前畑避开他的眼睛对我说道，“用捕绳绑上，到那边再解开手，拿出钥匙。”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就把胡写着“假名某”、“八路军嫌疑犯”的白纸从拘留名簿上撕下来揉成团。“走！”他恶狠狠地用下巴向石头台阶示意。从两肋被紧架着的男人，一步一步登上石头台阶。石头台阶正对面的5房、6房里的人，沉默着，高高举起拳头，闪着憎恨泪光的很多只眼睛一直从后面盯着。额头上长着瘤子的那男人，脸刚转过来，便充满信心地大声喊道：“毛泽东万岁！”

“啊！”前畑和田岛本能地堵住了他的嘴。

“毛泽东万岁！”他摇着头，再次向房内喊道。

“万岁！万岁！万岁……”对死早已有精神准备的这个男人，不断地喊道。房内的中国人，面对日军的残暴侵略，充满保卫祖国、保卫土地、保卫家乡的决心，用连呼“万岁”的声音响应。不久，卡车引擎的声音从门边逐渐远去。

“怎么？‘毛泽东万岁’？嚷吧，嚷吧，你们怎么嚷也战胜不了日军！是神国日本、天皇陛下万岁！”

我一边大喊着，一边发疯似的喵喵到处敲打着栅栏。那是离日本无条件投降还差一年零九个月的事情。

简 历

原籍：东京都足立区

出身阶级：工人

学历：普通高小毕业

职业：棉花批发商店店员

所属部队名：第59师团53旅团独立步兵43大队机关枪中队

被捕时间地点：1945年8月22日，朝鲜兴南市

年龄：37岁

遗属来信（1982年8月——笔者于 1971年10月死亡）

父亲故去已经10年了，父亲生前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是：“不能再发生战争啦。”这也是他教训我本人的话。

父亲在中国、苏联的俘虏生活中有过什么样的体验，我不知道。什么都对我说的父亲，对于这件事却从来没和我谈过。我想，一定是想起来或说出来都很难受的事吧。在受当时的权力支配疯狂进行战争的年代，父亲度过了青春。我想，那实在是受罪的事。如今，在高喊扩充军备、和比邻国家处理不好关系的时代，我的年龄和父亲在战场的年龄正相仿，父亲的话不由得在我的头脑里回响。

（川田孝长子 宏）